

丹青無價。情比錢重

中國的詩文書畫是中華文化中的精髓部分，能詩、工文、擅書、善畫的高雅之士，歷代以還，均受到各階層人士的破格禮遇和尊重。遠溯自先秦時代，一席談論風發的見解，就可以由布衣而立爲上卿；漢唐以還，以詩文作爲平步青雲的敲門磚者，更比比皆是；書法在北魏及唐代已經名家輩出，雖然不見具體的價碼，但是間接所收獲的名與利着實相當可觀；唐、宋以後繪畫開始大行其道，裝點富貴，彼此酬贈，兼有雜以黃金白銀而交易者，南宋時代的李唐曾有詩云：

雪裏煙村雨裏灘，看之容易作之難；

早知不入時人眼，多買胭脂畫牡丹。

當時達官貴人或富商巨賈，慣用「花開富貴」的條屏佈置廳堂，只要繁華滿眼，富貴常春，就能爲人以高價求來懸掛壁間，作爲身分地位的象徵，李唐認爲這實在是十分庸俗的事，難免就在無意間大發牢騷。

鸞字賣畫維持生計

明、清兩代鸞字賣畫已經視爲當然，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，放蕩不羈，風流倜儻，文章風采，冠絕一

代，既不自鳴清高，亦不耕田營商，整天吟酒賦詩，揮灑作畫，遊山玩水，追逐佳麗；事實上他不但沒有富裕的家庭背景，甚至自從中了解元以後，始終連個正當的職業也沒有，有時固然是手頭拮据，捉襟見肘，但有時却用度寬裕，揮金如土，一擲千金，毫不吝惜，但這些銀錢又是從那裏來的呢？在他的一首詩中便表白得非常清楚。詩云：

不煉金丹不坐禪，不為商賈不耕田；

閒來就寫丹青賣，不使人間造孽錢。

唐伯虎的工筆線條自是無懈可擊，然而對於「潑墨」及「渲染」的手法，更有一套獨到的經驗與見地，嘗言：「作潑墨畫不宜用井水，當用河水，或潮水也行；先把硯臺洗淨再磨墨才會勻膩，醮墨之前，先將毛筆舒開，浸泡了水，然後醮墨，才會勻暢。」後世根據他的秘訣再予發揚光大，遂使中國的潑墨渲染手法，在繪畫上大放異彩。

清代的七品縣令鄒板橋，拙於逢迎，官途踉蹌，但都以「詩、書、畫」三絕馳名士林。原本寒素，居官清廉，掛冠歸去時「囊橐蕭蕭兩袖寒」，乾脆訂下潤例，以鬻字賣畫維持生計，以筆耕代替稼穡，他著名的「潤筆小卷」，頗為風趣幽默云：

大幅六兩，中幅四兩，小幅二兩，書條對聯一兩，扇子斗方五錢；凡送禮物食品，總不如白銀為妙，蓋公之所送，未必弟之所好也。若送現銀，則心中喜樂，書畫皆佳；

禮物既屬糾纏，賒欠又恐賴帳，年老神倦，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言語也。

鄭板橋風趣可掬，直截了當定下「潤筆規例」，不苛索，不賣交情，不故示清高，亦不矯揉造作；看似庸俗不堪，實則誠摯坦率，赤裸裸的將心中的理想和盤托出，比起許多假名士，自抬身份，待價而沽，貌似遠避阿堵物，實乃標準的名利徵逐客，其雅俗相去豈能以道里計哉！鄭板橋的「潤筆小卷」後面並附詩一首云：

畫竹多於買竹錢，紙高六尺價三千；
任渠話舊論交接，只當秋風過耳邊。

立功、立德、立言爲人生之三不朽。鄭板橋認爲大丈夫應該立功於天地間，立德於人羣中，立言以垂範後世，至於以筆墨而供人玩賞，乃俗事而非雅事，因此，乾脆當作俗事處理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畫，兩廂情願，各無怨尤。嘗言：「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，便想罵人，以出口悶氣；三日不動筆，又想以一幅紙以舒展胸懷，此亦吾曹之賤相也。」

藝術家、醫生、律師、新聞記者都是自由職業，在地位上有時可以擴展到無限大，與公卿王侯照樣能夠平等交往；有時似乎又彷彿是無限小，與販夫走卒也得打交道。明代著名的大畫家沈石田名周，聲動藝林，名滿天下，但是蘇州太守曹風，爲了裝飾衙門裏的牆壁，就曾經派遣衙役，莽莽撞撞的不分青紅皂白，把他拘了來，日以繼夜的替他在牆壁上作畫，沈石田無可奈何，只好乖乖的應命。後來曹風因事奉召晉

京，見到了官高位重的屠太宰，第一句被問到的便是：「你從蘇州來，石田先生安否？」曹風無言以對，急得汗如雨下。繼而又晉見李相國，再被問道：「沈周先生一向可好？務必要多加照拂！」至此曹風真個是瞠目結舌，愧疚無地，回到蘇州後連忙親至沈家謝罪，沈石田反而客客氣氣的接待如儀，事實上就算是不客氣，又能把一個朝廷的命官怎麼樣呢！

石濤以先朝宗室的身份，即使有不食周粟之志，仍然無可奈何的爲康熙皇帝繪製了一幅「海宴河清圖」，他的視規事仇作法，頗爲清議所不容；但是八大山人的脾氣就倔強多了，看不順眼的人儘管權勢薰天，他仍然是「白眼看青天」，來個相應不理，甚至當人家軟硬兼施把他請去作客時，竟然把人家豪華的大廳，當作是洗手間似的方便起來，人家見他實在是不可理喻，也就懶得同他囉嗦了。

木匠畫家赤子之心

齊白石以木匠出身，經過艱苦的砥礪琢磨，刻印畫畫，應接不暇。平生儉約成性，不喜與人交往，經常在家門口懸掛一塊木牌，上刻：「白石老人心病復發，停止見客。」也常在門房處黏貼這樣的一方告白：「我畫畫賣錢，送禮者決不受，門戶謹知！」

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後，白石老人眼看山河破碎遍地狼煙，於是閉門家居，拒絕賣畫給日本人及漢奸，便於門口貼上這樣兩張告白：

「畫不賣與官家，竊恐不祥。」

「中外長官要買白石之畫者，用代表人可矣！不可親駕到門，從來官不入民家，官入民家，主人不利，謹此告知，恕不接見。」

即使在戰前，齊白石所畫的小鷄、小蝦價值已達五元銀洋一隻，經常在客廳內與客人討價還價，視為理所當然；有一次人家給了十三元大洋，齊白石只畫了兩隻半小鷄，兩隻活蹦亂跳的在草地上覓食，一隻却半身隱藏在芭蕉樹後，張大千就非常欣賞齊白石的這種赤子之心。

統一定價抽籤售畫

張大千賣畫賺錢，似乎比任何一個畫家都要早些，他十二歲那年就曾替一個走江湖的「呼蘭女」，畫了廿四張籤捲畫，淨賺了八十枚小錢；第二次賣畫賺錢却是在十三年以後，也就是他二十六歲那一年，因為他家族所屬的輪船撞翻軍閥的鹽船，加上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查封倒帳多面夾攻，終於在端午節前後，週轉不靈，所有的關係企業便連鎖性的倒閉了。

家裏供應忽然中斷，張大千第一次感到事態的嚴重，要用錢嘛，必須要自己設法去找。張大千心想：自己手不能提、肩不能挑，作生意又是門外漢，還好在繪畫上已多少有了點氣候，要賺錢還是從繪畫上打主意吧！

於是花了一個多月時間，畫了一百幅畫，山水人物花鳥無所不有。他的第一次畫展是上海寧波同鄉會舉行的，每張一律定價二十元銀洋，訂購的人沒有選擇的權利，一律以編號抽籤來決定，事實上這次畫展的每一幅畫都是精心之作，無分軒輊，這樣的硬性規定雖然有些霸氣，基本上還算公平。這次畫展恰好是在他於秋英會上出盡鋒頭的第二年，打鐵趁熱，一般滬上人士記憶猶新，因之，一百幅畫很快的便賣光了，使他穩穩當當的賺進了四千塊銀洋呢！

鬻字賣畫，大抵上有兩種方式，一種是公開展覽，標價求售，另一種則是收受潤筆，然後約期交付；前者是屬於自我宣傳及當眾展示式的推銷辦法，後者乃穩坐釣魚臺願者上鈎的篤定作風。民國二十幾年間，張大千在上海、北平、天津、成都等地到處舉行展覽，並自撰「書畫潤例紋文」云：

涉獵纖毫，嵯峨方寸，津梁八法，刻畫先秦。頤旭三杯之意，巨斯一樓所歸。水墨乞靈，丹青假寵，俯仰無極，陶寫有涯，是以解衣盤礴，勃然當宋史之心；雕色紛華，無可逃離婁之目。然而湖州以鵝谿爲

穢，漆園笑山木自寇；杜陵十日之詩，仲圭神明之寄。非前賢之疏隘，亮能事之多端，願言同嗜，且自比以蔬食遨遊；稍論養生，請以此爲藩籬壁壘。

用辭典雅，意境高渺，但目的仍不外乎把鬻書賣畫之俗事，說成是無可奈何的雅事而已。待至張大千名揚四海以後，求字求畫的人愈來愈多，恭恭敬敬的準備好紙張，並別上一張紅籤寫着「敬求法書」或「敬求法繪」，託人先行致送潤筆若干，然後靜靜的等待他按先後次序「繳卷」。

書畫一覽鑑定有價

求字索畫者接踵而至，張大千常有「畫債如山，字債似水」之嘆，爲免討價還價的尷尬，以及中間人傳遞口信的麻煩，在各個時期差不多都有一套「成文」或「不成文」的規例以資遵循，特別是他七十二歲那年，在巴西八德園所訂的「張大千鬻畫值例」最爲完整，也沿用最久，至今「摩耶精舍」的案頭仍然放置着那一張泛黃的金箋紙，上面以娟秀工整的字跡洋洋灑灑的寫得非常清楚。因爲訂此潤例時是在國外，所以是以美金爲標準，由他的女弟子馮碧池爲他繕正，一開頭便寫着：

投荒居夷忽焉七十有二，筋力日衰，目矇日甚。老去丹青，漸漸拂拭，索者空積，酬應爲艱，不有定值，寧無歲枯，爰書此例，亮不見嗤於痴癖也。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庚戌夏蜀人張爰大千父訂於八德園。

緊接着是他自訂的「畫例」，其中又分爲花卉及山水人物兩大類別；「書例」特別標明楷書與行書同其價值，隸書加倍，篆書更加倍；最後還有「書畫鑑定」也規定得非常清楚。茲依次分列於後：

△畫例

花卉

堂幅 每方尺一百五十元。

屏條 每方尺二百元。

橫幅 每方尺一百五十元。窄至一尺以內同卷值。

冊頁 每方尺六百元。

卷子 每方尺四百元。

山水人物

堂幅 每方尺二百元。

屏條 每方尺三百元。

橫幅 每方尺二百元。

冊頁 每方尺八百元。

卷子 每方尺八百元。

花卉、人物、山水皆粗筆寫意，點景加倍，金錢加倍。疊扇不應，工細不應，劣紙不應，劣絹不應。尺度過一寸作一尺論，定值以美金計，磨墨費加二成。潤金先惠，約期取件，至遠在六個月後；立索不應，作圖及破墨其值面議。

△書例：真行同值，隸分倍於真行，篆書倍於隸分。

屏條 每方尺六十元。

橫幅 每方尺二十元，窄至一尺以內同卷值。

楹聯 三尺一百二十元，四尺一百六十元，五尺二百元，六尺二百四十元，七尺二百八十元，八尺三百二十元，一丈三百三十元，丈二四百元。

冊頁 每方尺一百元。

卷子 每方尺一百元。

畫眉題簽 每件一百元。

疊扇不應，名刺不應，市招不應，劣紙不應，來文不書。金錢加倍，堂匾面議，碑銘墓誌面議。

△書畫鑒定

口頭鑒定 每件一百元。

題跋與蓋章每件五百元，其跋語不超過一百字，贗品不題。

興之所至有求必應

以上便是張大千沿用最久的「書畫潤例」，其實丹青無價，豈可侷限，藝術作品原不能以金錢來衡量定評，他的一幅畫賣到十幾萬美金者也多的是，而興之所至，慷慨以精美書畫贈人者更是不勝枚舉。據擔任張大千秘書的馮幼衡小姐說：「許多學術文化界名流求書經年，又拜託各方關係懇請，也得到大千先生的首肯，可是常常一拖就是幾年仍沒有消息；可是一個水泥工或搬運工，若是把石頭搬得令他稱心，把池

子稱得叫他滿意，他馬上會奉他們爲上賓，請他們喝茶吃點心，並且很快就會提筆贈畫；菊壇名伶也比一般人容易得到他的畫。」

另外，或基於鄉誼，或由於舊情，或係其他種種能够激起他興趣的原因，張大千不但是有求必應，甚至不惜花費大量精神和時間，超水準的完成許多傑構以贈人的例子也屢見不鮮。像是他爲張岳軍先生八十壽辰所精心繪製的「長江萬里圖」，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，並在其上題云：

五十七年歲戊申五月朔，岳軍老兄八十壽辰，海內外朋舊謀有以爲嵩祝者。以爰與公有鄉關同姓之好，相知垂四十年，乃徵拙筆，爰不敢辭。東坡詩云：「我家江水初發源，宦游直送江入海。」因卽其意，拂拭絹素，窮十日之力，而成此「長江萬里圖」，答諸君子之請而進公一觴也。公事功之於民國，組山帶河，自始宦以至佐茲危局，江源所經，孕育岷峨，中橫吳楚，開陳甌越。今中原父老，引領旌旗，正須倒持江水，蕩滌垢污，以慰其望。爰亦正束裝挈眷，遠帆而東，不使江靈笑人。

張大千家貲殷富，原來不必靠他鬻畫賺錢，後來由於家遭變故，才開始鬻字賣畫；更由於成名以後，求字求畫的人絡繹不絕，窮於應付之際，乾脆訂下潤例，藉以節省精力；自從神州沉淪以來，飄零海外，龐大的生活開支，都要依賴他賣畫的收入來支應，因此，更需要訂下「潤例」了。

不過「潤例」雖然照訂不誤，其實不過是形同具文罷了，他的書畫早已遠遠的超過了「潤例」上面的

價碼，而且在濃郁人情的包圍下，也經常打破他「這個不應」、「那個不應」的規矩，曾多次爲人題市招、寫長長的跋語，在他的心目中，「情」比「錢」的份量要重得多啊！

